

小兵

□魏咏柏



笔架路消防救援站养了一条狗,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:小兵。

半年前的一个雨夜,站里出了一次火警。火灾成功扑灭后,消防员陈军正忙着收拾装备器材。这时,不知从哪里跑来一条狗,浑身湿答答的,看样子淋了许久的雨。小狗瑟瑟发抖地站在陈军面前,冲他哼哼唧唧地叫着。陈军踢腿驱赶,它后退几步,很快又凑了上来,朝他摇着尾巴。陈军问旁边的群众:“这是谁家的狗?”“不晓得谁家的,可能是条流浪狗。”有人笑着说:“你要是喜欢,就把它带回去吧。”

陈军打小喜欢狗,他家里曾养过一条边牧犬。那条边牧陪伴陈军多年,直到前年自然老死,给他留下很多难忘而美好的回忆。陈军忍不住打量了一下小狗:这是一条土狗,黄色皮毛,眼神呆萌,耳朵耷拉着,瘦得皮包骨,顶多两三个月大,可怜巴巴的。陈军抱起小狗,找到带队的指导员说想把它带回去。指导员瞅一眼陈军怀里的小狗,大手一挥说:“带回去可以,你来养。”陈军笑颜逐开,抱着小狗蹦蹦跳跳地爬上消防车。

消防员伙食标准不低,陈军每天都给小狗一些剩饭剩菜吃,还攒下鸡腿鸭头猪蹄喂它。在陈军悉心照料下,小狗长得胖乎乎的,而且皮毛发亮,十分惹人怜爱,闲时队友们都爱逗它。一天,一个队员让陈军给狗取个名字,方便以后叫它。陈军想了想,说:“它这么普通,就叫它小兵吧!”

只要不出警,小兵就形影不离地跟着陈军。他到哪,它就到哪。五公里体能训练时,陈军在前面跑,小兵紧跟在他后面。陈军做仰卧起坐时,小兵站在他跟前,歪着头,两眼骨溜溜地望着他,不时“汪汪”叫上两声,好像对他说:“加油,再来一个。”有人打趣陈军:“站里缺条搜救犬,你好好训练一下,说不定以后能派上

用场呢。”陈军摸摸小兵的脑袋,笑道:“它就是一条土狗,没那个潜质。”

尽管如此,在陈军有意无意训练下,小兵自己会去卫生间大小便,它还慢慢学会了坐、握手、趴下、打滚等科目。陈军扔出去一个物件,它能快速地衔回来。最让陈军欣慰的是,小兵还能帮他收水带,它用嘴巴咬着水带笨拙地、吭哧吭哧地交给主人,让其他人羡慕不已。

几个月一晃而过,成年的小兵耳朵耸立,眼神犀利,胸部宽阔,四肢粗壮,一副器宇轩昂、威风凛凛的模样。

小兵更离不开陈军了,即使出警也跟着消防车跑出去。如果警情发生在城里,它会顺利地到达现场。消防员来来往往忙碌不停,小兵站在一旁四处观望。看到陈军水枪没抱稳,水柱打不准火点,它“汪”地一声奔过去,站在陈军身后,两只前腿抱住水带,全身重量全靠两只后腿支撑。由于水压过大,小兵咧着嘴,吐着舌头,屁股不由自主地随水带左摇右摆,

像在跳一支滑稽的舞蹈,惹得围观群众忍俊不禁,捧腹大笑。只有下乡处警时,由于路途遥远,小兵无法跟上,只得半途而废。

那天,全站队员在澧水河边沿河大道进行操法训练,队员们累得大汗淋漓,只有小兵最清闲,趴在路边树荫下打瞌睡。突然,河边传来急促的呼救声:“救命啊,有人跳河了!”

大家闻讯跑去,看到一个女子在河中央沉浮。由于没带水域救援器材,指导员扫了一眼队员,目光落在水性最好的陈军身上:“陈军,马上下水救人!”“是!”接了命令,陈军迅速掉鞋子,深吸一口气,果断地跳入水中。

游到女子身后,陈军一把抓住她的衣领,奋力向岸边游去。谁知女子并不配合,在水中不停地挣扎。陈军不敢松手,拼尽全力向前游着,耗费了大量体力。离岸边还有七八米时,陈军实在游不动了,只得随波逐流……“糟了!”众人纷纷往

下游跑。

紧急关头,就见小兵纵身一跃跳了下去,它用自己擅长的狗刨式游到陈军面前,死死咬住他的衣服往边上游。刚把陈军和女子拖到岸边,精疲力竭的小兵嘴一松,瞬间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了……

过了很久,指导员来到还在发蒙的陈军身边,拍了拍他的肩膀说:“别难过了,过几天给你寻条更好的狗。”陈军湿着眼眶,摇摇头说:“不用了,以后……我再也不养狗了……”

魏咏柏

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,在《小说选刊》《天池小小说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百花园》《芒种》等杂志发表小小说近300篇,有多篇作品入选年度优秀小小说选本。

看一棵树

□蓦然

杨立钧这次回丙岛村,是为了看一棵树。

14年前,杨立钧作为驻村干部,在丙岛村待过两年。就在他住的村委会大院宿舍前,种下了一棵树。现在,这棵树一定是长成参天大树了吧!

车子在村口停下,杨立钧从后座下车,早有一批人在此等候多时,站在最前面的是镇长朱绍波,杨立钧以前的老同事,还有其它镇里村里的干部。朱绍波高亢的声音:“立钧,来啦,好久不见。”杨立钧握住了朱绍波的手,开玩笑说:“小朱,我现在该叫你朱镇长了吧?”朱绍波说:“叫老朱吧,你看我都叫你立钧,咱也不小了。”两个人哈哈大笑。

杨立钧目光又在人群中穿梭,基本上都是新面孔,没看到当年的老书记,就问了一句:“哪位是咱们丙岛村的村支书?”

一个20多岁的年轻干部跑上前来,说:“杨局您好,我是咱村的新书记王宇。”

杨立钧与他握了握手,夸奖了一番年轻人,就与朱绍波并肩往村里走。

朱绍波边走边说:“立钧,我可听说,你是来看那棵树的。”

杨立钧微笑着回答:“不急,老书记在吗?我们先去看他吧?”

几个人往老书记家的方向走,一条坑坑洼洼的石子路,让人走得很不舒服。一处院子前,院子里的几间屋已破旧不堪了。

衰败的房屋,破旧的道路,十多年了,还是老样子,杨立钧打量四周,趁周

围人不注意时浅浅地叹了口气。

听说老领导要来,早有人给老书记报了信,两鬓斑白的老书记一直站在院子口,看见大家,他蹒跚着要走过来。

杨立钧快走几步迎上去,紧握住老书记粗糙的双手,说:“老书记,好多年不见了,您过得还好吧?”

老书记笑着说:“好,好着呢。”

“方不方便进您家里坐坐?”

“当然方便。”

王宇正想说什么,话还没来得及说,杨立钧已经跟着老书记进屋了。

朱绍波朝王宇瞪了一眼,王宇不免有些尴尬,随后朱绍波也跟着进屋了。

与屋外的破旧相比,屋内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墙上的石灰都有些裂开了,像随时都会掉落一样。墙上挂着三排整齐的奖状,挡住了一些裂缝,更像是在遮掩墙壁的老旧。

杨立钧说:“老书记,您这些年真不容易啊!您一共做了多少年的村支书?”

老书记说:“整整30年,把我从一个小伙子,做成了一位老头子。”老书记乐呵呵地细数着他的过往。

杨立钧又陆续走进了旁侧的彩霞奶奶,孙伏叔,张大爷家,好多人都记得他了,杨立钧一一微笑问候,往日常温暖的场景回荡在他的心头。

但是,这些人家都是同样破落的房屋,杨立钧不由深深叹了口气,直言到:“都这么多年了,我们都老了,丙岛村还是老样子啊!”

大家顿时陷入了沉默。

一群人继续走走看看,大伙到了一处矗立着的三层楼房前,楼房由一排银色的铁围栏与外界隔开,门口平整光滑的厚实水泥路,与刚刚走过的石子路完全不一样。

“这是谁的房?”杨立钧犀利地问。

“我,我的……”王宇顿时紧张了起来,羞红了脸。

这一天,杨立钧没有看那棵树就走了。他之前说要支持修一条从县城直通村里的柏油路,再建楼,开厂等等事儿,也都不提了。

一周后,杨立钧在办公室看着文件,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起:“杨局,有一位老人,他说是老书记,说要见您,怎么拦也拦不住……”杨立钧起身,说:“赶紧请他进来吧。”

老书记几乎是冲着进来的。刚进屋,老书记就迫不及待地说:“立钧,你错怪小宇了,你以为那个房是他贪腐得来的?不是的,那都是他在外打工赚的啊。都怪我,做了三十年的书记,没有把乡亲们带上致富路,让大家还住破破烂烂的屋,是我请小宇回来做的村支书。他上任几个月来,已经给乡亲们谋划了好几个致富的法子,不过,路不好什么都白搭,小宇自己在筹钱准备给村里头修路,本来听说你愿意帮我们一把,谁知道你看了他家的楼房就不干了,你是真错怪了他……”

杨立钧听着老书记的话,回想起他十四年前种下的那棵树。

那一天,杨立钧从城里带回来一批树,其中的一棵,他留了下来。就在院子

里,在老书记面前,杨立钧种下了那棵树。浇灌下第一桶水,杨立钧还开玩笑说:“老书记,我这种下的可是咱丙岛村的未来和希望啊!”

现在,站在面前的老书记,颤颤巍巍地,像一棵在疾风中抖动的老树。

好一会,杨立钧说:“老书记,您放心,我再去看那棵树吧。这次,我一定看个清楚!”

这一次,杨立钧没有通知任何人,他独自走在丙岛村的路上。

这些年的风霜在杨立钧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,他的面容线条柔和而饱满,微微的皱纹在他的额头和眼角若隐若现,下巴的胡须也略斑斑白,显露出岁月的痕迹。

杨立钧穿过了村子的中心,径直朝着村委会大院宿舍楼前那棵树走去。

当他看到那棵树时,果真不出所料,当年的那棵小树已经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,枝繁叶茂,郁郁葱葱,能够让人在树荫下乘凉了。

杨立钧深情地看着这棵树,仿佛回到了14年前,这一次,丙岛村的生机与活力就在他的眼前……

蓦然

现就读于北京某高校,文学爱好者,作品散见于《中国青年》《中国审计报》《山西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等50余家报刊。